

烟落，被牙婆卖进了胭脂玉院。
青楼里倚的便是声色才艺，一个又一个的女子，像谜团一般，展现在烟落面前，哪个是敌，哪个是友？
黄子安原来就是安王爷，而黄子瑞就是新登基的皇帝。沈子寒一家老小，也因为烟落，牵扯下狱，生死不明。
一场屠杀，香消玉陨，一个个美丽的女子，还没来得及叹息，便都无奈地闭上了眼睛，一朵朵鲜血溅成的花，开在烟落的眼里。

锦衣华



青楼问

「后宫」过后是「青楼」

纳兰若夕 著

现代出版社

锦瑟

青楼问

纳兰若夕 著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锦瑟舞·青楼问 / 纳兰若夕著. - 北京:现代出版社, 2007.11
ISBN 978-7-80188-911-9

I. 锦… II. 纳…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75640 号

作 者: 纳兰若夕

责任编辑: 陈世忠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010-64245264 (传真)

网 址: www.xiandaibook.com

电子信箱: xiandai@cnpite.com.cn

印 刷: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6

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188-911-9

定 价: 25.00 元

锦瑟

青楼问

故事简介

烟落，一个离奇美丽的女子，敏感纤细而又善良坚定。

她出生时，三天三夜的大雪下个不停，昏鸦哀啼。云游的道士，说她是乱尘星，红颜祸水，必定鲜血染红了城池，才能保得住天下的太平。因此，她从小就寄居水榭，直到又一个昏鸦泣血的夜晚，才被牙婆卖进了胭香玉院。

在这里，她认识了绿儿、如梦、如素、如瑶、如碧……许多性格各异的女子，聚在这里一起学艺。青楼里倚的便是声色才艺，待到甄选时，胭香玉院胭红阁的姑娘便可以做清清白白的清倌人，不必牺牲了皮肉接客，还可以寻得托负终身的良人，清白地嫁出去。

擅舞的如瑶跌断了腿；最美艳的如梦毁了容；烟落的嗓子，变得嘶哑无声，而且满柜子的衫子也在甄选那日消失不见……

一个又一个的女子，像迷团一般，展现在烟落面前，到底这些人，哪个是敌，哪个是友？

烟落身边的凝翠、春儿，两个最亲近的丫头，一个跟了绿儿，成了一缕冤魂，当了替死鬼；一个竟然是梅三娘安排在烟落身边的侦探。

情同姐妹的几个女子，最后也免不了离散。

那个谜一样的桃儿，忽正忽邪，像一只眼神凌厉的猫，烟落救下她，她却在烟落身边接二连三地生事。她会给烟落带来怎样的命运呢？如碧，那个牵着烟落的手，垂垂落泪的女子，又会带给烟落怎样惊险的故事呢？还有如素，那个脱俗的女子，甄选后就活生生地消失了，她去了哪里呢？

烟落的满头青丝，也大把大把地掉下来，她离奇地中毒了，是谁下的毒呢？

一个个迷团，像一张细密的网，把烟落紧紧地困在网里。

烟落身边经过的那些男子，也是神色各异：

沈子寒，一夕之间，竟成了香芙肚里孩子的父亲，面对这个昔日深爱过的男子，烟落又要怎么面对呢？



黄子安，那个每次在烟落身处困境时施出援手的男人，似兄长般照顾着烟落，却偏偏妻妾成群，割不下那满室的胭脂香。

黄子瑞，许诺给烟落一生幸福的男人，等了这么久，烟落终于明白，原来所谓的“愿得一心人，临窗挽青丝”不过就是为了等这样的男人出现，自己不会是他唯一的女人，却仍然芳心深许，爱根深植。

黄子瑞，却因为误会，放开了烟落的手，匆匆回了京。

只是想不到，这一别，就成了永远。

黄子安原来就是安王爷，而黄子瑞就是新登基的皇帝。为了皇家尊严，皇太后下密旨暗杀胭香玉院所有的人。

而沈子寒一家老小，也因为烟落，牵扯下狱，生死不明。

梅三娘以为能给胭香玉院带来最后一线生机，却不想，一场屠杀，所有的人，都香消玉陨，鲜血染红了城池，一个个美丽的女子，还没来得及叹息，便都无奈地闭上了眼睛，一朵朵鲜血溅成的花，开在烟落的眼里。

目 录

上 卷

- 一、连天飞雪惊天变 3
- 二、胭楼一入深似海 9
- 三、从此红尘一梦别 13
- 四、弦落铮铮思满地 18
- 五、初试酒香巧联对 21
- 六、心梦无依空牵系 25
- 七、拈香承恩霁初雪 27
- 八、胭红弦落情丝乱 33
- 九、甘灵乞愿遇故人 43
- 十、胭香玉院风波起 52
- 十一、山雨欲来风满楼 61
- 十二、胭香甄选心波起 69



下 卷

- 十三、胭红阁内蔓芷伤 79
- 十四、胭红阁内初登场 84
- 十五、别苑畅谈帆锦瑟 89
- 十六、从此萧郎是路人 94
- 十七、谈甄选再生风波 98
- 十八、送君千里总有别 102
- 十九、胭香波邻迎面居 106
- 二十、身在胭楼无奈何 110
- 二十一、世上可有惜花人 113
- 二十二、逛市集徒增风波 116
- 二十三、胭红阁里话离别 122
- 二十四、纤纤心湖起涟漪 125
- 二十五、胭红阁内说甄选 128
- 二十六、沐浴新颜盼君归 136
- 二十七、主仆情份终离散 141
- 二十八、七夕虔诚乞仙缘 145
- 二十九、七夕胭香再甄选 150

三十、胭红阁里初相聚	154
三十一、诚心细语暗交心	160
三十二、平地一声惊雷起	163
三十三、胭红阁三花齐放	166
三十四、明真相芳心暗沉	170
三十五、中秋一举夺花魁	173
三十六、中奇毒心焦如焚	178
三十七、苦寻思终得良策	182
三十八、巧出击艰险解困	185
三十九、初探访再生纠葛	192
四十、知真相恨意顿生	200
四十一、离散新恩终团聚	204
四十二、芙蓉帐里春宵短	207
四十三、冤魂雪恨至癫狂	211
四十四、乞愿噩耗突袭来	219
四十五、幕后黑手终现身	228
四十六、惊悸心湖恨意浓	232
四十七、胭红阁里春意浓	235
四十八、一语言差误会深	238
四十九、血流成河洗孽债	241
五十、乱尘凡世永离别	246

上
卷



錦
巻
三
巻



一、连天飞雪惊天变

锦瑟舞
飞花轻入梦
逐水万点寒
樽前把盏共邀月
执手相顾无言
情难却
情相依
离乱烟花无颜色
出尘芙蓉暗消魂
一曲飞天绮云碧
万般纤情付鸾鸳
声声慢
萧萧寒

我叫烟落。

奶娘说我出生的时候，漫天的乌鸦哀号盘旋着，整个天空突然变成红色，鲜红鲜红的，像是染血的纱缎。接生婆把我抱起来的时候，我突然笑了，眼睛直直地看着她，一直一直地微笑，直到她满脸的恐慌，我才“呀”的一声，痛哭起来。

只是那个接生婆却疯颠了，没人知道在那一瞬间她看见了什么，只知道她从此后便只会胡乱呓语，痴痴呆呆地傻笑，看见幼童就会尖叫着恐慌地跑开。

木府上下陷入一片恐慌，所有的人都说我是不祥的。只有我，仍就咯咯的笑着，对所有的一切都浑然不觉。

三天后，府上来了一位云游至此的道士。他说，我是乱尘星，红颜祸水，注定孤独一生，但凡身边人，都会殃及至身。还说昏鸦哀号，迷乱四野，乾坤泣血，祸及天地，乱尘星出世，必是人间一场浩劫，避无可避，必定要鲜血染红了城池，洗清了孽债，方可保得住天下的太平。

本是江湖术士的胡乱蒙骗之语，却不想，爹娘竟信了。

道士一走，便让丫环把我扔在后花园中，那时正值寒冬，漫天飞雪，宁城的土地冻得都裂开了，我躺在后花园，手脚冰凉，撕心裂肺地哭着，大雪铺天盖地的飘下来，浸透了我的襁褓，哭声渐渐消失。

听说，爹娘就这样任我在冬雪里躺了一天一夜，待到哭声完全消失的时候便叫了府里的下人拿了铁锹掩埋，却不想我竟然只是睡着了，小脸红红的，全身暖暖的，像是睡在炉火边一样安然。爹满脸的愕然，深思了良久，重重地叹了口气，又让娘把我抱进房里。

只是，爹还是派工匠连夜在后花园的湖心中造了一所木屋，命人把我和奶娘送了过去。

从此，我的世界没有了寻常幼童的撒娇嬉戏，也再也没有见过爹娘，目所能及的，只有那一片时时泛起涟漪的湖水，和奶娘日渐苍老的脸。

我慢慢的长大了，从未出过木屋，只是断断续续地听奶娘说起，爹娘又给我添了新的弟弟妹妹，爹升任宁州的知府了。每当这时，我就满是向往地看向岸边的庭院，花草树木，映入眼底，都觉得很是很亲切温暖。

每当这时，奶娘便会看着我轻轻叹气，一脸的心疼，很是怜惜。

偶尔我还能听到从主宅里传来的丝竹乐器之声，绵绵入耳，沁人心脾，每当这时我都会变得很安静，随着曲子轻轻地哼唱，从没有人教过我这些，只是听过的曲子，我就能准确无误地慢慢哼出来，且内心欢喜。

奶娘也会教我识一些字和曲子，虽然都只是些浅显的，不过我还是学得很是认真，听得津津有味。

小小年纪的我，已经慢慢地学会察言观色，我知道，奶娘是在心疼我，不过我只当做不知，像个不经世事的幼童般，依旧满脸懵懂地笑着，自娱自乐，奶娘叹息地摇摇头：“你这孩子，什么时候才懂事啊？”

我就故意跑着跌坐在地上，手心里扎满尖锐的木刺，让泪，汹涌地流出来。

只有这时，我才会放下心房痛快地哭泣出声，看向奶娘，说着，“奶娘，我痛，落跌得很痛。”

奶娘便踮着小脚，急慌慌拿布帮我包扎起来，满脸的关切，忘了叹息和难过。

我看着奶娘，继续泪流满面，却，内心欢喜。

那时，我十四岁。已是快到及笄的年纪，只是在奶娘眼里，我依旧是那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娃娃。

于是，我便让自己成为那样的女子，满脸的天真，满眼的欢笑，却满心的伤痛。

其实那时，我已经知道了这个乱尘星的传说，有时隐隐约约地听奶娘说起，只是，不管这传说是不是真的，我都不愿意这么轻易的就屈服了命数。

因为，那是我的命。

冬天很快就到了，整个宁城白雪飘飘。

黄昏时分，木府上空突然聚满了乌鸦，一只只低低地盘旋哀号着，阵阵的凄厉的叫声传来，似是要把人的心脏撕裂般的不安重重袭了上来，府中上下一片忙乱。

我的心突然变得慌乱起来,说不清原因,只感觉这漫天的昏鸦,像是要把我的头揉碎一般,一阵阵莫名的不安爆发出来。

奶娘紧紧地抱着我,颤抖地说着,“小姐,不怕,有奶娘在呢。”

“嗯,落落不怕,只是,府里这些人他们为什么怕呢?”我咬着小指,偎在奶娘怀里,指着庭院里那些慌张忙碌的下人,不解地问道。

“唉。”奶娘重重地叹了一口气。“道士曾经说过,昏鸦哀号,迷乱四野,乾坤泣血,祸及天地,乱尘星出世,必是人间一场浩劫,避无可避,必定要鲜血染红了城池,洗清了孽债,方可保得住天下的太平。只怕是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这些乌鸦,十四年前也曾经出现过啊!”说完,便深深地叹息起来,粗糙的双手一下下摩挲着我的头发。

十四年前。不就是我出生的时候吗?

可是真有什么祸事要来了,难道,这么多年来,的骨肉不相见还化不了这个劫吗?

我的心钝钝地痛起来。

突然,湖中灯火通明起来,隐约可见一艘船划过来。

奶娘紧紧地抱住我。

来的是一个木府的小厮,满脸惊慌的样子,上了木屋便急急地向我们走过来,“大小姐,奶娘你们快上船吧,夫人叫你们过去呢。”

奶娘疑惑地看着他:“小哥,能不能告诉我发生什么事了。”

“你还是先到堂上见了夫人再说吧,事情急,再说我一个下人,也是什么都不知道的。”小厮急急地说着,一边说一边催促我和奶娘。

奶娘紧紧地拉着我的手,一起上了小船,船划得很快,转眼就到了岸上,宅子里灯火通明,每个下人都是慌慌张张的,一脸的惊恐。

大堂上坐着两个人,男的穿着一套深蓝色的云烟薄锦缎儒衫,腰间有一块晶莹剔透的羊脂白玉如意佩,大红的丝线缨络,坐在红木椅子上,满脸的憔悴。女的穿着一套嫣紫的曼纱祥云飞雾罗裙,裙上绣着一朵朵红艳艳的梅花,头上插着一根翠玉的发钗,松松的挽着头发,倚坐在椅子上,紧闭着眼睛,眼泪汹汹的流出来。

“老爷,夫人。”奶娘轻轻地唤了一声,拉着我跪下来,“小姐,快见过爹娘。”

原来这就是生我的爹娘了,以前只是远远的看见,并不真切,今日见了,只觉得心里钝钝的酸涩起来。

我向前走了几步,正要跪下,娘就恨恨地睁开眼睛,大步走到厅中,看向我,眼神满是冰冷,抬起手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我呆呆地摸着脸,看着娘。

“夫人。”奶娘怯怯地轻唤出声。

“你给我闭嘴。”娘狠狠地训斥着奶娘。“你怎么看她的,你不知道她是祸害吗?你还让她唱曲,让她到处乱跑?你为什么不看好她?你为什么不把她关在房间里?”娘捶足顿胸地痛哭起来。

爹也从座位上走下来,眼神冰冷绝决,指着我看向奶娘一字一句地说:“你带她滚,有多远滚多远,我今生今世都不想再看见她。”

“老爷。”奶娘痛哭的跪在地上一下下的磕着头,额头的血汨汨地流出来。“求

求你们不要赶小姐走，小姐很乖的。”

“乖？”娘扑上来狠狠揪住我的头发，又重重地打了她一巴掌，“要不是她天天唱曲，要不是她天天在木屋外面晃荡，福儿和彩儿怎么会想要过湖去找她，又怎么会失足掉进水里？”

我愣愣地坐在地上。原来，弟弟和妹妹为了找我，不慎掉进湖里，溺死了。

难怪。

爹扶起娘，冷冷地看着我，“道士说得没错，你是乱尘星，你是祸水，身边的人都会被你连累，现在你连这么小的弟弟妹妹都不放过，他们也被你克死了，你这个害人精，你给我滚出去，从此后我没有你这个女儿。”

“老爷，不要啊。”奶娘扑过来紧紧地抱着我。

“都给我滚。”爹冷冷说着，扶着娘往内堂走去。

“爹，娘。”我呆呆地跌坐在地上，哀怨出声。

只是，爹娘始终也没有停下来，也没有再看我一眼，转眼便进了内堂，消失在我眼前了。我无力地坐在地上，泪滚滚的落下来，心里知道，这缘份终究是断了。

奶娘还跪在地上一下下地磕着头，额头已经渗出了血丝，我走过去帮她慢慢地揉着：“奶娘，我们回家。”

奶娘愣愣地看着我。

我轻轻地偏向奶娘，“以后奶娘在哪里，哪里就是落落的家了，现在这个家待不下去了，我们就去别的家。”

奶娘直直地看向我，半晌，眼泪滚滚的落下来，坚定地说道，“好，落落，我们回家。”

奶娘拉着我一步步走了出来，木府的大门在身后吱呀一声重重地关上，我眼里吟满了泪，却极力的忍住。

只是心里的悲凉却重重地袭了上来，只怕这一隔，便从此天涯了吧。门外大雪飘飘，整个宁城一片雪白冰冷。

奶娘拉着我的手，走在清冷的街道上，身后的影子拉的很长，映在凄凄的白雪上，很是孤单。

“落落不用怕，奶娘这还有些碎银子，落落跟奶娘去苏州，那里是奶娘的家，很暖和，一年四季都有漂亮的花啊草啊，落落跟奶娘去了就不会怕冷了。”奶娘絮絮地说着，一边说一边揉搓着我冰冷的双手。

我偎在奶娘的身边，轻轻地唤道：“娘。”

奶娘身子猛地一僵，紧紧地抱住我。

走了好几条街，才看见一间还未打烊的小客栈。看起来像是年久失修的样子，上面的木头招牌摇摇晃晃的，布幌子上也破了几个洞，看起来很是颓败破落。

奶娘握了握我的手，“落落，今晚我们就先住下吧，明天一早再赶路。”

“嗯，落落听奶娘的。”

掌柜是一个瘦弱的头发斑白的老伯，皮肤黑黑的手指弯曲粗糙，奶娘低低地唤了一声：“店家，我们要住店，先给我们来点吃的。”

掌柜缓缓地抬起头来，打量着我们，“好。”说完剧烈的咳嗽起来。

“你们要些什么啊？要上房吗？”

奶娘有些愧疚地看了看我，“给我们两个馒头，一碟咸菜就行了，不要上房，平常的房间就行了，有劳掌柜了。”

掌柜看了看我们，无奈地摇了摇头。这间客栈年久失修，只有掌柜的一个人忙活，每个房里都黑漆漆的，厅上也只有我和奶娘两个人，看样子这整间客栈，我们是唯一的客人，难怪掌柜的会叹气。

就在这时，又进来几个汉子，后面还跟着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女孩，女孩穿着淡粉的粗布衣服，脸上蹭着几抹灰尘，眼睛很大，水汪汪的。

领头的汉子留着一缕山羊胡，眼睛小小的，细细的眯着，看起来似笑非笑的，走到掌柜面前：“给我们三间上房，十斤牛肉，一坛女儿红，再给这丫头准备上一盆洗澡水。”说完诡异地看着旁边穿粉色粗布衣服的女孩。

“老大，反正也是换钱用的，你干嘛对她这么好呢？”后面一个汉子噙声噙气地说着。

“笨蛋，你以为苏州城胭脂玉院梅三娘那银子好拿啊？不给她洗水灵了，我们怎么把她卖个好价钱。”山羊胡粗声粗气地训他。

“对对，还是老大有主意，比小的们想得周全。”

“废话。”

那帮子汉子骂骂咧咧地说着，奶娘紧紧地抓着我的手，小声地说：“落落，快吃，吃完跟奶娘进房休息，明天一早还得赶路。”

“嗯，落落知道。”看这些人的言行举止，我心里便已经明白了几分，这些恶霸，我和奶娘现在是惹不起的，只得小心谨慎，方才能保得住安全，想到此我不动声色地向后退了退，靠近奶娘身边。

就在这时，掌柜的端了我们要的馒头和咸菜上来，颤微微的，走到我身后的时候突然绊了一下，馒头滚到地上，一直滚到那帮汉子的脚下。

“妈的，你个老不死的不想活了吧？”一个长着络腮胡子的大汉抓着老汉的胳膊，恶声恶气地吼着。

“大爷饶命，小老儿不是故意的。”掌柜的颤颤地告饶。

“不是故意的，就要打扰了本大爷啊？”

“大爷，你就饶了小老儿吧，不要为难我了。”掌柜的一脸恐惧的急急讨饶。

“你还真是啰嗦，叽叽歪歪地说这么多，你还有理了，是吗？本大爷最恨别人啰嗦。”大汉一边说一边挥了巴掌下来。

我紧紧地握住拳头，心底满是愤怒，看向大汉，断然出声，“住手。”

那帮汉子都看向我。奶娘怯怯地握着我的手，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

山羊胡似笑非笑地看着我说，“这丫头倒还不错。”

奶娘拉着我的手就往楼上走，“落落，我们去睡觉，明天还要赶路。”

我想挣脱，奶娘却死死的拉着我，我狠狠地瞪了那个大汉一眼，跟着奶娘往楼上走去。

“想走？没那么容易。给我把她们带过来。”山羊恶狠狠地吩咐下去，旁边的汉子早就蠢蠢欲动了，听到山羊胡的命令，一下子就蹿过来把我和奶娘拉过去。

奶娘紧紧的拉着我，跪在地上一下下地磕头：“大爷饶了我们吧，孩子小不懂事，你大人有大量别和她计较。”

“哼。你少啰嗦。”山羊胡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我，最终满意的点了点头。“不错不错，这丫头长得真水灵，又有性子，梅三娘肯定喜欢这样的。哈哈。”

我心一紧，一股不安袭了上来，不过，还是看向那群大汉，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

“哈哈……这小姐果然有意思啊，梅三娘一定会喜欢这样的。”山羊胡看向我，得意地大笑起来。

奶娘紧紧地抱住我，一脸恐慌，“大爷，她是宁州知府木大人的千金，求求你高抬贵手，放过我们吧。”

“宁州知府木宁远？”山羊胡阴沉沉地问道。

“是的。”奶娘抱着我怯怯地说。

“哈哈。正好，我们有好几个兄弟都栽在木宁远手上了，想不到今天他的女儿竟然自己送上门来，哈哈，真是天意啊。”山羊胡发了疯似地狂笑起来。

奶娘的身子猛的一僵，更紧地抱住了我。

山羊胡两手一挥，那帮汉子把奶娘从我身边架走，狠狠地推在地上。

“娘。”我挣扎着向奶娘扑过去。山羊胡紧紧地拉住我，从身上摸出一粒碎银子扔在地上，“你今天把这丫头卖给了我，从此以后这丫头就是我的了。”

“不要啊，你把落落还给我，求求你了，你把落落还给我，我不要你的银子，你还我落落啊。”

“啰嗦”。山羊胡狠狠地踢了奶娘一脚，奶娘紧紧地捂着胸口，不舍地看着我，缓缓地倒在地上，晕厥过去。

“娘，娘，你睁开眼睛看看落落。”我哭喊着扑过去。

“老大，怎么办？”

“把这俩丫头拉过来，马上备车，我们连夜赶去苏州，把这俩老不死的绑起来，扔进柴房。”

那帮汉子拉开我和奶娘，把我和粉衣女孩赶上马车。

宁州城，雪依然下个不停，纷纷扬扬的。

马车离客栈越来越远了，我哭喊的嗓子都哑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宁州城在眼前慢慢凝成一个黑点，直至消失，不见。



二、烟楼一入深似海

马车上，我紧紧地握着拳头，泪流满面。

奶娘。

因为我的鲁莽，奶娘生死不明，我，情何以堪？想到此，我的泪不禁滚滚地落下来，浸湿了衫子。

粉衣女孩靠过来，轻轻地握住我的手，“姐姐，别哭，绿儿陪着姐姐呢。”

我看了看旁边的女孩，小巧的嘴巴，粉嫩的脸颊，乌黑的头发，一看就是个美人胚子。

“你叫绿儿？”

“是的，我叫绿儿，姐姐呢？”

“我叫烟落。”

“姐姐的名字好美呢，姐姐也好美，呵呵。”绿儿胸无城府地笑起来。

“绿儿，你为什么会跟这些人在一起？”我不解地问起来。

绿儿小脸幽幽的垮下来，“家里穷，娘让我跟他们走，这样弟弟妹妹们就有饭吃了。”

原来是被家人卖了。我心里越发的苦涩起来，家人到底是怎样的？我被亲生的爹娘赶了出来，绿儿被卖了出来。

难道这就是所谓的亲人吗？

我恨恨地咬牙，低声问道，“绿儿你气吗？你恨他们吗？”

绿儿把脸埋进我的怀里，哽咽着：“绿儿不恨娘，卖掉绿儿，弟弟妹妹就不用饿肚子了，只是姐姐，绿儿好想娘，好想弟弟妹妹，绿儿只是难过，我在家里是最大的，可以帮爹娘干活了，如果把绿儿卖了，爹娘一定会更辛苦了。”

我紧紧地抱住绿儿，和她一起哭起来。

奶娘，没有了落落，奶娘要怎么办？

“都别哭了。”一个脸上有一道伤疤的汉子掀开布帘恶狠狠地看向我们。

绿儿怯怯地偎在我怀里，低着头小声的呜咽，我抬起头，狠狠地瞪向刀疤脸，一脸的愤恨。

“死丫头，你敢这么看老子。”刀疤脸恼羞成怒，抬起手狠狠地扇了我一巴掌。